

大地的诗学——试读《故事新编·理水》



国美青年读书会
CAA Youth Reading Group

国美青年读书会由
中国美术学院校团委青
年研究中心举办，面向全
体师生，通过学术沙龙、
读书分享、主题演讲、文
化走读等活动，旨在促
进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学
术研究和艺术创作，推动各
院系以及校际的交流，助
力社会美育。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五四运动是青年人的一次自觉，饱含可贵的家国情怀和行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五四纪念讲话中引述鲁迅先生的话，青年“所多的是生力，遇到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到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到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此次读书分享我们聚焦在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中《理水》这一篇，从文本基础、思想源流、阐释路径等角度，透析时代思潮和先生的精神史历程。所用的底本是《赵延年木刻插图本故事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理水》写于1935年11月，这篇小说的文本基础是《尚书》。《尚书》是古代史料的汇编，包含了虞、夏、商、周四代文献，有典、谟、训、诰、誓、命等分类方法。《理水》主要使用《舜典》《禹贡》等篇目的背景架构。“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引自《故事新编·理水》，下同。）化用自《尚书·尧典》的“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呈现出大灾难的惊人破坏力。“鲧大人因为治了九整年的水，什么效验也没有，上头龙心震怒，把他充军到羽山去了，接任的好像就是他的儿子文命少爷，乳名叫阿禹。”大禹临危受命，承担起治水的大任。在这里，小说处理得很巧妙，不直接写大禹，而是先呈现一场论争，关于大禹是否存在的争论。文化山上的“学者”，吃着从奇肱国用飞车运来的食粮，“他们里面，大抵是反对禹的，或者简直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个禹。”这里对于民国时的文化事件多有指涉。之后重要的篇幅是写部分“大员”在考察灾情过程中和回京都的行为，这和大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局外面也起了一阵喧嚷。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奇旧，竟冲破了断绝交通的界线，闯到局里来了。……这时候，局里的大厅上也早发生

了扰乱。大家一望见一群莽汉们奔来，纷纷都想躲避，但看不见耀眼的兵器，就又硬着头皮，定睛去看。奔来的也临近了，头一个虽然面貌黑瘦，但从神情上，也就认识他正是禹；其余的自然是他的随员。”大禹及其随员的形象透露出他们在考察中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在讨论治理洪水的方法时，“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的“禹微微一笑：‘我知道的。有人说我的爸爸变了黄熊，也有人说他变了三足鳖，也有人说我在求名，图利。说就是了。我要说的是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这些大禹的同事是这样的形象：“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给人以雕塑感和深沉的力量。

如何理解《理水》？要把这篇小说放在鲁迅先生的创作序列中来理解。《故事新编》的整部书稿是从1922年到1935年陆续续写成的。“第一篇《补天》——原先题作《不周山》——还是在1922年的冬天写成的。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作的第一篇。”《故事新编·序言》《不周山》后来收录进《呐喊》。《故事新编》包括《补天》《奔月》《理水》《采薇》《铸剑》《出关》《非攻》《起死》等8篇，《补天》取材于女娲炼石补天，《奔月》写后羿射日之后的英雄落寞和嫦娥奔月，《理水》取材于大禹治水，《采薇》写伯夷叔齐的故事，《铸剑》写眉间尺复仇的故事，《出关》取材于老子出函谷关，《非攻》取材于墨子故事，《起死》取材于庄子故事。8篇故事呈现出的是对华夏文化的核心一些特写。张文江教授在《论故事新编的象数文化结构及其在鲁

迅创作中的意义》中，对这8篇故事进行分类：“其次序为时代的上溯。《补天》《奔月》是开天辟地的神话，此为上古；《理水》是大禹治水，此为夏；《采薇》是殷周之际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故事，此为商周；两篇小说的时间跨度为夏、商、西周，此为三代。《铸剑》写楚王的剑客，《出关》写孔老相继，此为东周的春秋。《非攻》写墨子，《起死》写庄子，此为东周的战国。《故事新编》8篇小说就这样从远古神话延续战国，给整个中国先秦历史勾勒了一幅完整的图画。”在这样的时空序列中，儒、墨、道、侠等各种思想源流以及鲁迅先生的态度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呈现出来。在《故事新编》的体系中，鲁迅先生对墨和侠持肯定态度，对儒和道则持反思态度。

在《故事新编》的文本中，“墨子走进宋国的国界的时候，草鞋带已经断了三四回，觉得脚底上很发热，停下来一看，鞋底也磨成了大窟窿，脚上有些地方起茧，有些地方起泡了。”这样的形象，相较于《理水》中“像铁铸的一样”，文本气氛上缓和一些，那种立足于大地，心怀天下的情绪是相通的。《庄子·天下篇》：“墨子称道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胼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履蹠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墨子是禹道的继任者，他们在精神气质和行动上一脉相承。对于儒和道的反思，则有着深刻的时代因素。和鲁迅先生其他的文章参照起来阅读，可以看出这些思考产生的源流。在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

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孔子这个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当孔子被当做某种偶像利用时，他鲜活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深度就被某种似是而非的东西遮蔽住了。鲁迅《出关的“关”》讨论了《出关》的创作心路：“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现或创造，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后来他写在《诸子学略说》中，但我也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要无所不为，就只好一无所为，因为一有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

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曾从学于章太炎先生。《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的一部分，即是根据鲁迅的笔记整理而成。鲁迅先生作为新文化的文学大师这一身份人所共知，而在传统中的熏习，也是鲁迅重要的精神密码。鲁迅先生面对传统的精神资源，并非一味地否定，而是有破有立，剥离出其中腐朽的成分，选取那些激昂的、鲜活的、富于生命力和行动力的成分，注入到时代精神之中。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10月20日）中，鲁迅先生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君共勉。

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理水》中的大禹，无疑就是一个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

在中国的古代文化史上，有三次伟大的行走。大禹的行走，奠定了九州，治理了洪水，奠定了华夏绵延千年的政治格局。孔子的行走，周游列国，删述圣学，华夏的精神结构得以形成，文明的格局得以孕育。司马迁的行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寃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是他追溯和确认华夏文明的方式，并且通过《史记》，完备了华夏文明的时空系列。行走的传统召唤着那些相信文明的人，召唤着那些埋头苦干的人。大禹是这样的大地诗学的开篇。

进入中国美院学习，我经历着精神性的成长。文化自信，东方的艺术话语体系正在形成。国美的精神既饱含着时代担当，也和东方传统有所呼应——庄子的技进乎道，墨子的工匠精神。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理水》中，重新将大禹治水的形象召唤出来，融入到当时的时代精神中——脚踏实地，心怀人民。这与美院的精神也是相契合呼应的。千村千户，美美讲堂，我们的青年同学们将青春的活力挥洒在祖国的山山水水。这是华美的大地诗学，是鲜活的青春交响。此次读书分享，我们试读《故事新编·理水》，重温经典，重温时代风云变幻和青年的精神担当，青年与年龄无关，青年是一种精神，一种担当，一种责任。在中国美院，在中国艺术的核心现场，追随古圣先贤，追随时代先锋，学习成为一名青年人，一名有家国情怀和时代担当的青年人。与诸君共勉。

读闻一多《太阳吟》



诗形式的吸收。

诗中有两处尤其值得注意。一是诗题“太阳吟”。其中“吟”是古代歌行体诗常用的名称，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韦庄的《秦妇吟》等，很显然闻一多是借用了这种命名的方式，也保留了歌行体富于音乐性和形式感的特征。对“太阳”的吟咏在中国文学中很早就出现了。屈原《九歌》中就有“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的句子，《山海经》中有“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的句子，闻一多对《楚辞》等古代文献有较深的研究，其用太阳作为吟咏的对象就是比较自然的事情了。中国先民对太阳还有更早的关注，在大汶口、龙山文化区，多次出现光芒四射的太阳形象的文字画，仿佛在向我们描述太阳冒出山顶的那一刻的图景。古语中太阳被称为“金乌”，古人认为太阳是一种神鸟。诗的第四节说“太阳啊——神速的金乌”，正是延用了古人对太阳的认识和称呼。古人对太阳的崇拜，是崇拜太阳本身，更是对太阳所代表的宇宙运行秩序的崇拜。屈原《九歌·东君》中热烈迎接升上扶桑那一刻的太阳，其所关注的重心是太阳准时地升上了神树的动态秩序。闻一多也正是从太阳的这种运动中，发出“让我骑着你每日绕行地球一周”的祈愿。

二是第三节中的“六龙骖驾”。屈原《九歌·河伯》中有“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王逸注说“言河伯以水为车，骖驾螭龙而戏游也”，有河伯驾两龙的说法。焦延寿《易林》中解释“否”卦说“载日晶光，骖驾六龙，禄命彻天，封为燕王”，指出日神乘车，以六龙为驾。《尚书·尧典》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传说中通常认为羲和为日神的御者。“六龙骖驾”的说法，在后代的诗歌中多有运用，如《乐府诗集》中有曹操的《气出唱·驾六龙》，曰：“驾六龙，乘风而行。行四海，路之下之八邦。历登高山临溪谷，乘云而行。行四海外，东到泰山。仙人玉女，下来翩游。骖驾六龙饮玉浆。”清人赵希璜《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诗钞·当涂高》中有“长歌气出唱，桃花潭浦浪，六龙骖驾乘风行，仙人玉女环相向。”这里“六龙骖驾”与“仙人玉女”联系在一起，与最初所说的日神已经不同了。闻一多所用的则还是先秦文献中所出现的说法。

诗中虽然都是以“太阳啊”起句，但是说对象在太阳、我、家乡之间交错变换；情感由怨念变为祈愿，变为询问的忧虑，变为同情的无奈，变为诉说的凄凉，最终变为寄托的平静。这样吟唱式的抒情笔调，又峰回路转，非有深切的情感、高超的技巧不能为之。

再来看这首诗的形式。整首诗十二节，每节都是三句，每节第一句都以“太阳”收尾，第三句则用“ang”韵的字收尾，读起来音节谐和，节奏明朗。句子的长短相仿，每节字数相似，排列起来，有如整齐有力而略有跌宕起伏的城墙。这些都是闻一多在表达热烈情感时自觉追求的诗歌形式上的效果，是他在对传统和西方格律

的思乡愁绪。诗中他所挂念的地方是“家乡”，是“北京城”。诗中前几节里的“家乡”或许可以理解为他的老家湖北浠水的下巴河和他念高等小学的武昌，而“北京城”是他13岁至23岁，将近10年时间求学的地方，从心智和学业的角度来说，似乎“北京城”对他的影响更大一些。诗的后几节将范围扩展到东西半球，那么，将此所说的“家乡”理解为祖国也应当是合理的。诗人对“家乡”的思念，背后是对祖国的深沉的爱，爱“家乡”的山川、风云、鸟鸣，爱京城的官柳，爱东半球的热情。诗人的这种爱是理智的，他并没有因为怀恋着自己的“家乡”而贬低身处的美国，他对西半球的智光也持肯定态度，这便是诗人的内心。

诗中这种对家乡的怀恋，对国家的深情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诗经·汝坟》“鲂鱼赪尾，王室如燄。虽则如燄，父母孔迩”尽显心国事；《离骚》“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献身人民，是对国家的深情。李白“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的不舍，杜甫“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感慨，是对故乡的怀念。如果结合1922年前后的国内形势，可知“我的家乡此刻可都依然无恙”一句中饱含了对家乡、对祖国深重的忧思，这种忧思承诗骚而来，集李杜而成，是中国士人精神世界里永恒的情感。

如果从闻一多扩展到五四一代人，就会发现这种处境，这种情感在他们身上是普遍的。郭沫若《炉中煤》中有“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表达了眷恋祖国、献身理想的热烈情感。郁达夫《沉沦》中有“祖国呀！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以痛彻肺腑的呼喊表达了对祖国富强的祈愿。

思乡爱国的情感之外，《太阳吟》还表

又投入青年人的热情，选择富有朝气的意象，创造了一种既有传统根底又有新鲜气象的新诗。这种诗是在特定时代中，青年人发出的声音，诗人的敏锐让他个人的情绪升华为一代人的心迹。

五四与当下

读完这首创作于近百年前的诗，我们再把目光放在当下。通过阅读，我们认识历史，思考时代。那些从阅读中得来的认识，从历史中生发的思考，终将汇聚成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当下的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成就充实的人生，创造美好的未来。

对《太阳吟》的阅读和思考还可以从两个方面引向深入。

一是把阅读视野扩展到闻一多整个青年时代的创作。其中《孤雁》里写道：“流落的孤禽啊！到底飞往哪里去呢？那太平洋的彼岸，可知道究竟有些什么？”在开往美国的船上，年轻的闻一多也曾有过像“孤雁”一样的迷茫，即将踏上大洋彼岸，“那里是苍鹰的领土……那里只有钢筋铁骨的机械，喝醉了弱者的鲜血，吐出那罪恶的黑烟”，于是诗人生出了“归来罢，失路的游魂！归来参加你的伴侣，补足他们的行列”的念头，最终战胜这个念头的是：“我怎能抛却我的使命”。是啊，流浪大洋彼岸，是带着振兴国家的使命的，是几代青年人的选择。与《孤雁》充满使命感的孤寂相比，《洗衣歌》表现的是更为具体的同情与愤怒。1925年春，诗人在即将结束在美学习，踏上归国征程之际，写下了这首诗，诗中写道：“我洗得净悲哀的湿手帕，我洗得白罪恶的黑汗衣，贪心的油腻和欲火的灰，你们家里一切的脏东西，交给我洗，交给我洗”，一个有思想的中国青年留美生活的滋味倾泻笔端。

在《孤雁》《太阳吟》《洗衣歌》等一系列诗歌中，我们看到一个百年前留美青年心路历程的缩影，强烈的使命感让他踏上异国学习的征程，在异国时时想念自己的家乡；看到异国深受苦难的同胞，又升起悲悯的同情。家国情怀和慈悲心性交织，迸发出对祖国无限的热爱和对人民深切的关怀。与此相应的，是他回国初期的诗作，其中《祈祷》《爱国心》《一句话》《我是中国人》《七子之歌》等，用炽热的情感表现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在诗中，历史向我们走来。我们也许同闻一多一样，对于人生的选择，会有迷茫，会有灰心失望，但我们不妨学习青年的闻一多，带着使命感，把个人的情绪放在更广阔的视野、更深远的历史中去看待，也许那种小我的情绪就变得微不足道了，一幅更广阔、更深远的图景就会在我面前徐徐铺开。如鲁迅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于是我们的选择也就带着使命感、带着家国情怀，向光明的未来延伸开去。

二是把思考范围扩大到闻一多全部的创作活动。诗歌之外，闻一多尚有大量的散文杂文、文艺评论、学术著作、艺术创作，其中学术著作涉及神话、《诗经》、《周易》、《庄子》、《管子》、《楚辞》、《唐诗》等，艺术创作涉及绘画、书籍装帧与设计、书法、篆刻等。这样丰富的创作活动和饱满的创作热情，勾连中西，贯通古今，无不激励着我们奋进。

闻一多5岁入私塾，接受传统经史教育；又入清华学校，系统学习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阅读了大量的历史典籍；之后留学美国，学习西洋美术，在青年时代即通过勤奋学习，积累了丰富扎实的学识。这为其之后的创作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闻一多的创作活动，始终是立足中国传统，他在家中写道，“我乃有国之民，我有五千年历史与文化。我有何不若美人者？”可见他在面对世界时，也始终带着强烈的文化自信。

在《太阳吟》的解读中，我们已经谈到闻一多将深厚的学养运用于诗歌创作的情形。此处，不妨再举一个例子。《忆菊》一诗写于1922年重阳节前一日，比《太阳吟》稍晚，诗人用饱含深情的笔写道：“自然美底总成欢！我们祖国之秋底杰作啊！啊！东方底花，骚人逸士底花啊！……你是有历史，有风俗的花。啊！四千年的华胄底花呀！你有高超的历史，你有优雅的风俗！”字里行间充满对菊花所代表的祖国历史、文化、风俗的赞美。诗的最后一句：“秋风啊！习习的秋风啊！我要赞美我祖国底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全诗通过“菊花”这一意象，将“菊花”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和他对祖国的深情相系，绾结起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血脉。

闻一多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代表，思想不可谓不革命，但其表现在《太阳吟》《忆菊》等诗歌中的那种对传统文化的热忱，引我们深思。文化是凝聚民族、国家的强劲力量，五千年的文化积淀造就了中华民族的习俗、性格、精神，这种共通的习俗、性格和精神帮助我们度过自然灾害，抵御外敌入侵，化解内部矛盾。当下社会，青年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矛盾，如何在种种矛盾中认识自我，找到前行之路，是我们每个青年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闻一多的选择为我们提供了启发，在社会发展的大潮中，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是必由之路，在学习新的文化知识的同时，我们又必须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从中汲取养分，让每一步前行的路都有坚实的根基。

以自我为参照，我们是难以认识自己的，阅读历史、借鉴他人则能照亮未来。是啊，我们阅读五四，照鉴当下，我们是新时代的青年，身后是悠久灿烂的文化，心中是江山如画的祖国，肩上是民族复兴的使命，前方是绚丽光明的道路。

